



溥心畬的「雙料博士」之謎？

「開卷有得」之六

蔡登山 ◎ 文字工作者

上世紀中國畫壇，「南張北溥」曾睥睨一世。「南張」即張大千，「北溥」即溥心畬。實際上當時「北溥」的聲名是蓋過「南張」的，張大千對溥心畬也是非常敬佩的，他認為「南張北溥」之說並不妥，他說中國當代畫家「只有兩個半」，一位是溥心畬，另一位是吳湖帆，應稱「南吳北溥」，另外半個是謝稚柳。這不僅因為溥心畬在書畫界享名甚早，更由於他有極其顯赫的身世。溥心畬名儒，別號西山逸士，自稱「舊王孫」。他是清代道光皇帝的曾孫，恭親王（奕訢）的文孫，和「末代皇帝」溥儀是嫡堂兄弟。恭親王有四子，其次子載滢，即溥心畬之父，後因庚子拳亂獲罪，革職圈禁，奪爵歸宗，因此溥心畬未能襲封鍾郡王。

溥心畬作為皇室後裔，他不僅自幼博覽群書，更有機會飽覽許多宮廷藏唐宋名畫古蹟，心摹手追，皆能得其神理，善山水、人物、花鳥、走獸。山水以「北宗」為主，筆法參略「南宗」，注重線條鉤摹，較少烘染。溥心畬學畫是無師自通的。他自己說：「蓋有師之畫易，無師之畫難；無師必自悟而後得，由悟而得，往往工妙」。溥心畬又是書法名家，他家藏古代書法極富，面對真蹟心追手摹，所以他臨米芾幾可亂真，臨趙孟頫帖也極得神韻。人評曰：「以右軍為基礎，嘗出於米、蔡堂奧，朗朗如散髮仙人，凌虛御風之意，為近百年不可多見之作。」溥心畬又是位詩人，舊體詩寫得極好，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。因此他晚年在臺灣對弟子就曾說：「如若你要稱我為畫家，不如稱我為書家；如若稱我為書家，不如稱我為詩人；如若稱我為詩人，更不如稱我為學者。」溥心畬具備很高的藝術天賦，詩文書畫無一不精。因此當 1963 年他辭世時，藝術史家們蓋棺論定，說「中國文人畫的最後一筆」去了。

溥心畬的藝術成就自有專家們去總結。這裡只就是多年來一直沸沸揚揚，迄無定案的所謂「學歷問題」來談談。這事的起因，是 1958 年 12 月 27 日溥心畬到香港開第一次畫展，在李寶椿大廈舉行，前一天《香港時報》記者有〈一代宗師溥心畬〉的特稿，文末說：「他本來在年青的時期是留德習天文學的，而且曾獲得兩個博士榮銜。而他竟能在詩書畫界成了一代宗師，這完全是他性近與自學而來者。」12 月 27 日該報又有一篇特寫〈學養與溥大師的書畫〉，關於溥心畬的學歷說得更具體，文中說：「有人問過他的過往，他說：『我出身在皇室的家庭，喜歡文

學、音樂、美術。我研究過拉丁古代文學、埃及文學，十五歲那年，以同等學歷進北京法政大學唸書，那時的大學是四年制的。十八歲從大學校門跑出來，再研習一年德文，二十七歲便帶了德國天文學博士及生物學博士兩個學位回國。」……」1959年1月3日香港《華僑日報》刊載溥心畬在新亞書院的演講詞，其中說：「我小時候，老師不許我畫畫。在留學時，所學的是天文、生物一類的科學，與藝術相去很遠。直至二十八歲回國，才開始自己學畫；有時在家寫生，有時遊歷山川。……」。

這一番話頓生風波。因為聽他演講的除了過去對他全無了解的後生晚輩外，還不乏有其多年故交和往日學生。這些人乍聞此語，不覺一震：咱們的「王孫」啥時留德，還得了兩個博士？因此港臺兩地傳言紛紛四起。據在民國二十三四四年便與溥氏有交往的張日寒在〈溥心畬珍聞軼事〉一文說：「某日，與心畬不期而遇，我看見他盛氣沖沖，面有不懌，頗以為怪，但亦不便詢問究竟。過了幾天，又碰在一起，我便動問原因。他告訴我說：有人認為他沒有進過學校，留學德國也是假的，他聽到這類謠言後，心中非常憤怒，認為污辱了他的人格，所以好多天心情不快。接著又說：他已經將他的學歷口述於人，請他們整理後油印分送，以免訛傳訛，而正視聽。又過了幾天，我去看心畬，他說：『你來得正好，這是我親撰的學歷自述稿，代我保存如何？』我說：『當然可以。』於是，〈心畬學歷自述〉這篇文稿便一直由我保存到現在。」

根據〈心畬學歷自述〉云：「……故余於宣統三年九月十五日，送入貴胄法政學堂。當時該學堂制度，分預備科、甲乙科、簡易科、聽班科。預備科等於中學；甲乙科等於大學；簡易科皆年在二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，等於速成班；（簡易科聽講班等於光緒年之進士館，非基本學生）聽講班則皆王公大臣政事之暇，臨時召集聽講，（由監督召集）並無日常課程。在宣統四年辛亥，遜位詔下，學堂結束，即將預備科甲乙科三班學生，並歸清河大學（在北京），旋又由清河大學學生中，有願學軍事者，保送入保定軍官學校，（故保定軍官學校第二期第三期多與余同學）其不願去校者又並入北京市內法政大學。余即畢業於此大學，年十八歲，實為遜位後二年（即癸丑年），是時余嫡母長兄皆居青島匯泉山（在馬場前），余因省親至青島，遂在禮賢學院補習德文，因德國亨利親王之介紹（亨利親王為德皇威廉第二之弟，時為海軍大臣）遊歷德國，考入柏林大學（在今東德，因校址已毀，西德今又成立，名民主自由大學），時余年十九歲，為遜位後三年（即甲寅年）。三年畢業後，回航至青島，時余嫡母為余完婚，余是年二十二歲，即遜位後六年（即丁巳年）是年夏五月完婚，六月二十四日，回北京馬鞍山戒壇寺，攜新婦拜見先母，後即在寺中讀書。明年生長女韜華，秋八月，再往青島省親，乘輪至德國，以柏林大學畢業生資格，入柏林研究院。在研究院三年半，畢業得博士學位，回國，時余年二十七歲，是年為遜位後十一年（即壬戌年），是年為嫡母六十正壽，故由德國趕回青島祝壽。……今序學



歷，並非欲藉此宣傳，所以不憚詳明陳述者，欲使對余學歷懷疑者明瞭而已。」

在文中溥心畬絕口不稱民國，因為中華民國推翻了他的祖宗三百餘年的基業，因此以「遜位後幾年」來稱之，至於「宣統四年辛亥」，只有遺老的口中、筆下才有這種名稱，辛亥是宣統三年，宣統前後只有三年的時間，四年或為筆誤。宋訓倫在〈舊王孫溥心畬〉文中，就提到「他（溥心畬）在日本遨遊的一段時期，就住在董浩雲先生的東京寓邸裡。有一天，他寫信給韓國漢城中國大使館裡的一位朋友，他在信封上寫了朋友姓名和『韓國漢城』四字，卻留下『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』一行字不寫，硬教一個廚房大司務代他寫成，據他說：『這樣可以免得自己傷感』。像這樣行徑，自然十分可笑。我與他初次見面，就在東京，……但談不到半句鐘，便聽他滿口講的是『本朝……』『本朝』，實在使我忍俊不禁，那時已是民國四十幾年，他似乎要我跟他一同憧憬於道咸同光的時代。」

根據〈心畬學歷自述〉，他十八歲畢業於法政大學，到青島補習一年德文，就能考入著名的柏林大學，未免太神奇了。就算他有亨利親王介紹而不必經過考試而入柏林大學，由十九歲的下半年讀到二十二歲的年初（即1914年7、8月至1917年1、2月），他在德國兩年零七、八個月，就能畢業，亦屬駭人聽聞。他沒說念的是何科系，如屬天文學、生物學之類的科學，絕不能在短短兩年多就可以修完的。他又說1918年他再往柏林，入柏林研究院攻讀博士，以三年半的時間，得博士學位云云。他在國內學的是法政，能在短短六、七年內，拿到天文學、生物學的雙料博士，自有留學史以來，未曾見過，如真有其人，學術界早已轟動一時了。有此「雙料」的「洋博士」，在當時（1922年）國內的著名大學如北京大學、東南大學、清華大學還不搶著羅致他去當教授嗎？試想當年胡適只是「博士候選人」就已被北京大學聘為教授了。

又1917、1918這兩年，正是德國與英法在歐洲大陸作殊死戰之時，柏林在兵荒馬亂中，很多中國留學生都半途回國，有些轉往英美瑞士。而溥心畬竟然行所無事，於1917年從容回國結婚，尤奇者，婚後一年，又冒險重往砲火連天快要打敗仗的德國求學？他是貴胄子弟，她的母親會讓他冒生命之險，遠涉戰爭之國去求學的道理嗎？再者當時中國已與德國斷絕邦交，且於1917年8月14日對德奧宣戰，廢除中德條約，並收回漢口、天津德奧租界，溥心畬憑哪國護照前往德國？而若當時有船往英法海港登陸，這時火車是不通的，他如何通過封鎖線到達德國呢？

又據陳寶琛《滄趣樓詩集》於民國七年戊午贈心畬詩，中有「七年不入城，飲潤飴山綠」之句。由此可知民國元年至七年，溥心畬都隱居在戒壇寺，不僅沒有到過德國，也沒有到北京城一步。又民國九年（1920年）庚申，溥心畬題恭王府舊藏的《揭帖圖》外簽云：「揭帖圖宣和御府藏本」，下書「庚申仲秋，心畬題於西山別墅」，此圖後歸葉恭綽所有，見《遐庵清秘錄》。

若據〈心畬學歷自述〉民國九年他不正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，何能題於「西山別墅」呢？而西山別墅不在德國而是在北京戒壇寺內。再者溥心畬的《寒玉堂詩集》中的《西山集》，不僅有〈庚申秋九月海印上人入山見訪〉、〈九日與海印上人登西山懷湘中遺民〉等詩，是民國九年秋天，海印上人到戒壇寺訪問，重九那天與溥心畬同登極樂峰。海印上人法名釋永光，與溥心畬為好友，兩人多所唱和，溥心畬一直保存這位法師的詩詞手稿，海印上人圓寂後，溥心畬整理並印行了《碧湖集》。而溥心畬的詞中，有署「辛酉秋日戒壇寺作」的〈望江南〉，辛酉是民國十年，若據〈心畬學歷自述〉他仍在德國，又何能寫於戒壇寺呢？溥心畬一生中無論燕居、赴韓日、遊港，均有詩作，但翻遍他的詩集，卻找不到任何一首涉及德國風物的詩作。即令他的筆記《華林雲葉》其中有記遊類，也一無提及歐洲之遊。而民國二十二年，陳寶琛又有一詩贈溥心畬之弟溥德，開頭四句云：「王孫競爽媿二蘇，自相琢磨瑾與瑜。十年寢饋山水窟，養就詩筆清而腴。」也就是說他兩兄弟在西山戒壇寺山居十年，才能使詩筆如此清腴。此詩寫時，設若當時溥心畬已得「雙料博士」並歸國十餘年，則陳氏之詩，豈不會大大讚美一番。故此得知溥心畬山居十年，並從未出洋，而是埋頭習繪畫。與溥心畬兄弟交情甚篤的黃濬（秋岳）在所撰的《花隨人聖盦摭憶》一書中，提到北京各名畫家，說到溥心畬，推許說：「惟有溥心畬自戒臺歸城中，出手驚人，儼然馬夏」，亦從未說過他是德國博士。反之，若溥心畬留學於德國，他沒時間習畫，他的畫藝果會「出手驚人」乎？

另外據 1935 年 6 月曾跟溥心畬學畫的高伯雨說：「我和溥先生相處稍久，各談家室，也從未對我說過他曾到過歐洲求學，反而聽見我說曾在英國讀過書，卻非常羨慕，曾說，他年少時也曾有意往德國求學，但因為家中經濟權操在長兄溥偉手上，他是庶出的，年紀又小，不能作主，而且他的母親也不許他遠適重洋。」這應該是正確而合理的說法。臺灣藝術史家王家誠的《溥心畬傳》又說詹前裕撰寫溥心畬研究報告前，曾走訪北京，訪問溥心畬堂兄弟和侄兒，他在臺北故宮舉行的溥心畬史料座談會中表示，他訪問到溥心畬親友，都不相信他去過德國。他又引述〈溥心畬的傳記與藝術〉作者朱靜華博士的話，說她曾寫信向德國科隆大學一位研究滿州史的權威 MarTinGimm 教授求助，這位教授回信表示，查證過德國各大學，找不到溥氏學籍資料，並指出，1984 年溥儀的弟弟溥傑也曾向他確證心畬先生絕未到過德國。

擁溥的人如李猷，在為國史館所擬的溥氏傳稿中，不但肯定溥氏為留德博士，並指出他的博士論文性質是，「於達爾文之進化論，頗有異說，復從中國史書對天之觀念，闡明天道，遂授生物、天文兩博士學位」。香港大學一位教授則對人說，溥心畬在港大自稱是留德博士，便有一位外國教授和他講德語，溥氏卻不知所答。至於外國教授以德語和他交談，溥氏竟不知所答這一點，擁溥派的人如容天圻則說溥氏「非不能也，實不為也」，意思是他只不過沒興趣回答罷



了。容天圻反問：「他在未留德之前，曾在青島德國人辦的學校讀過書，說他連普通的社交應對都不會，可能嗎？他連一句德語都不會，他敢到處『冒充』德國博士，天下有這種傻瓜嗎？」

一代大師，何必博士之名。試問如張大千、吳湖帆輩，有人問過他們的學歷嗎？沒有學歷曾影響過他們的藝術成就嗎？溥心畬的假託留學或許有其隱衷？難道他熱衷於「博士」頭銜？高伯雨認為：「心畬先生是個很天真醇樸的人，凡與他稍微深交的人都知道他的性情的。他簡直不知世事，無論在什麼地方住上十年八載他都不認得路，出門也得人帶，起居生活必須靠人照顧，頭腦單純，絕不是科學家那種縝密靈敏遇事能分析入微的頭腦，而居然有人把兩個科學博士的頭銜套在他身上，真令人莫名其妙。」王家誠的《溥心畬傳》中提到了一個細節：晚年溥心畬應邀到各大院校演講和任教，幾乎無一例外都要求填寫學歷。連溥心畬這樣的藝術大師都碰到了「唯學歷論」的困擾。於是這位具有頑童性格的大師或許起了滑稽玩世的念頭，他給自己戴上「天文學博士」、「生物學博士」的頭銜。在中國的天文學、生物學博士，已是寥寥可數，一身而兼此兩門科學的博士，簡直沒有，凡留心近三十年中國學術、文化、教育界的人都知道的。溥心畬假造學歷如果是為了虛名，就應該往人文藝術方面去靠，那樣比較容易糊弄過去。但他自稱天文學、生物學的雙料博士簡直就是故露破綻，其諷世的意味是非常濃厚的。這也許是解開謎團的關鍵。

延伸閱讀

王家誠著（民91）。溥心畬傳。臺北市：九歌。

